

## 叙利亚穆斯林兄弟会发展新动向\*

朱传忠

**内容提要** 2000年巴沙尔执政以来,尤其是2011年3月叙利亚危机爆发后,叙利亚穆斯林兄弟会日益成为该国重要的反对派政治力量。在此期间,叙利亚穆兄会的新变化表现在主要活动、政治主张、地位与影响等方面。其主要活动包括:积极寻求改变,实现内部整合,尝试与叙利亚政府和解;寻求与叙利亚国内外其他反对派合作,同时亦与反对派争夺影响力;更换领导人,加强自身组织建设;尝试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参与军事斗争;组建新政党等。叙利亚穆兄会政治主张涉及国家观、宗教观、民族观、国际政治观等方面。就其地位和影响而言,在大国、地区国家地缘政治博弈的大环境下,叙利亚穆兄会逐渐被边缘化;与大国、地区国家的关系也陷入相对被动的局面。就未来走向而言,叙利亚穆兄会虽然希望能在叙利亚政治舞台上占据一席之地,但囿于复杂多变的中东地区局势和叙利亚国内局势,该组织很难在叙利亚未来的政治重建进程中发挥关键性作用。

**关键词** 叙利亚穆兄会 巴沙尔 叙利亚战争 战后重建 边缘化

**作者简介** 朱传忠,河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讲师、郑州大学世界史博士后、西北大学叙利亚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洛阳 471023)。

2011年3月爆发的叙利亚危机,至今已经持续了8年之久,国内外学界对叙利亚局势的关注和研究仍在持续升温,而作为叙利亚反对派重要力量的

---

\* 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金泽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周边国家宗教发展趋势及其对我国社会稳定和文化安全的影响”(14@ZH028)和河南科技大学青年项目“伊斯兰政党与中东国家政治”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修改建议。

穆斯林兄弟会（以下简称“叙穆兄会”）也成为学者关注的热点。<sup>①</sup> 本文在综合国内外学者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拟从新发展、政治主张、与各方力量的博弈与合作、未来走向等方面对叙穆兄会对该国政治发展与国家间关系的影响进行追踪研究。

## 叙利亚穆斯林兄弟会的新发展

在2000年巴沙尔执政前，叙穆兄会经历了酝酿与成立时期、合法参政时期、转向激进时期和海外活动时期等发展阶段，<sup>②</sup> 且经历了从合法参政到非法活动，从非暴力手段到暴力反抗，从国内斗争到国外活动的转变。2000年7月，巴沙尔·阿萨德子承父业上台掌权，并开启了叙利亚政治经济改革进程。他在经济、宗教、政治等方面进行的改革，被称为“大马士革之春”。<sup>③</sup> 叙穆兄会则把老阿萨德去世视为获得官方承认的良机，巴沙尔的改革倾向更加增强了穆兄会妥协的欲望。<sup>④</sup> 叙穆兄会发展由此进入新阶段，并提出了许多新的政治主张、政策目标、行动方案等。2000年9月，阿拉伯媒体爆出所谓“九

① 国外英语学界的重要研究成果有：Umar F. Abd - Allah, *The Islamic Struggle in Syria*, Berkeley: Mizan Press, 1983; Raphaël Lefèvre, *Ashes of Hama: The Muslim Brotherhood in Syri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Raphaël Lefèvre, "Syria", in Shadi Hamid and William McCants eds., *Rethinking political Isla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Naomí Ramírez Díaz, *The Muslim Brotherhood in Syria: The Democratic Option of Islamism*, London: Routledge, 2018; Itzhak Weismann, "Democratic Fundamentalism? The Practice and Discourse of the Muslim Brothers Movement in Syria", *The Muslim World*, Vol. 100, Issue1, January 2010; Eyal Zisser, "Syria, the Ba 'th Regime and the Islamic Movement: Stepping on a New Path?", *The Muslim World*, Vol. 95, Issue1, January 2005; Joshua Landis and Joe Pace, "The Syrian Opposition",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30, No. 1, Winter 2007; Yvette Talhamy, "The Muslim Brotherhood Reborn", *Middle East Quarterly*, Vol. XIX, No. 2, Spring 2012; Yehuda U. Blanga, "The Role of the Muslim Brotherhood in the Syrian Civil War", *Middle East Policy*, Vol. XXIV, Number 3, Fall 2017。国内有关叙利亚穆斯林兄弟会的主要研究成果有：金宜久、吴云贵：《伊斯兰与国际热点》，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王新刚等：《现代叙利亚国家与政治》，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涂龙德、周华：《伊斯兰激进组织》，时事出版社，2010年版；朱传忠：《叙利亚穆斯林兄弟会的演变及其特点》，载《西亚非洲》2012年第5期，第46~61页；王晋：《叙利亚重建的困境、归因与超越》，载《西亚非洲》2019年第1期，第3~29页。

② 国内学者亦将叙穆兄会的发展演变划分为建立与早期发展、转向政治反对派、流亡时期等发展阶段。参见王新刚等：前引书，第272~315页。

③ Salam Kawakibi, "Political Islam in Syria", *CEPS Working Document*, No. 270, June 2007, <http://aei.pitt.edu/11726/1/1511.pdf>, 2018-12-03.

④ 王新刚等：前引书，第309页。

九宣言”(Manifesto of the 99), 该宣言呼吁废除国家紧急状态, 释放政治犯, 实施承认集会、出版和言论等自由的宪法。<sup>①</sup> 2000年10月17日, 巴沙尔政府释放600多名政治犯; 允许私营媒体出现, 允许加入全国进步阵线的政党出版发行自己的报纸, 特别是各类政治性论坛涌现且十分活跃。然而好景不长, 2001年3月, 叙利亚政府又开始逮捕政治活跃分子, 短暂的“大马士革之春”就此收场。巴沙尔的上台也让周边国家将此看作同叙利亚缓和关系的转折点, 纷纷向巴沙尔政府抛出“橄榄枝”, 其中约旦最为突出。<sup>②</sup> 早在2000年2月, 约旦就关闭了叙穆兄会在其境内的政治局、信息局, 并禁止叙穆兄会在安曼召开舒拉会议, 迫使其转到伊拉克的巴格达。此外, 约旦还驱逐了叙穆兄会的领导人巴彦努尼。事实上, 巴沙尔上台后不久, 约旦政府就要求巴彦努尼离开安曼, 最终迫使其流亡英国伦敦。由此看来, 穆兄会在叙利亚的处境多变, 为适应形势该组织与叙利亚政府、其他政治组织之间, 以及在自身发展方面均有一些新变化。

第一, 积极寻求改变, 实现内部整合, 尝试与叙利亚政府和解。1996年, 叙穆兄会选举阿里·萨德尔丁·巴彦努尼为总训导师。在巴彦努尼的领导下, 叙穆兄会对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叙利亚境内的政治暴力活动进行了深刻反省, 调整了叙穆兄会的奋斗目标和斗争手段, 主张摒弃暴力, 利用和平手段推动复兴党实施内部改革和对外开放, 走向民主, 与包括叙穆兄会在内的所有反对党开启对话, 寻求叙利亚民族复兴的途径。<sup>③</sup> 2001年5月3日, 叙穆兄会发布《民族尊严政治行动宣言》(The National Honour Pact), 承诺参与民主政治活动, 谴责使用暴力, 呼吁实现叙穆兄会与叙利亚国内外反对派力量对话, 寻求建立“现代国家”。该宣言提出, 新政权应该是多元的, 倡导政府通过自由选举方式实现权力转移; 公民社会、反对派组织应在推进政治民主化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此外, 该宣言还倡导民主、人权、性别平等, 并提出国家需要进行“权力的和平变革”。<sup>④</sup> 该宣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叙穆兄会的变化。然而, 政府对宣言的反应是消极的。叙

① Yehuda U. Banga, “The Role of the Muslim Brotherhood in the Syrian Civil War”, *Middle East Policy*, Volume XXIV, Number 3, Fall 2017, p. 53.

② 王新刚等: 前引书, 第310页。

③ 涂龙德、周华: 《伊斯兰激进组织》, 时事出版社, 2010年版, 第225页。

④ Yehuda U. Banga, *op. cit.*, p. 53.

利亚一位高官对此这样解释：“该宣言表明叙穆兄会力图摆脱危机状态，试图通过新的认同重获在叙利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他还表示：“任何熟悉该组织结构和意识形态特点的人，都不会被宣言所蒙蔽。叙穆兄会过去是一个充满暴力的组织，由此何以同政府谈共存。”<sup>①</sup> 2002年8月23~25日，叙穆兄会在伦敦召开会议，起草并颁布了“民族尊严宣言”。2004年12月，叙穆兄会公布了建立公民国家的纲领——《叙利亚未来政治规划》(The Political Project for the Future Syria)，这份纲领以法制、多元主义、公民社会和权力和平移交为要义。

在经历了巴沙尔新政府执政初期短暂的和解之后，叙穆兄会对当局的态度又从改革现政权变为推翻现政权。2005年，叙穆兄会发表宣言声称，叙利亚的现政权不能代表叙利亚人民，也不能代表国家利益，因为它已经完全将自己从叙利亚的社会和传统中分离出去。<sup>②</sup> 叙穆兄会从2006年开始以民族拯救阵线名义发布各种宣言，表现出对现政权的敌意。2009年初，叙穆兄会领导人巴彦努尼声称，巴沙尔政权是国外势力的代言人，只有它被取代，真正的“民族和解”才能实现。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此阶段叙穆兄会的性质并未改变，始终是以非法组织的身份进行活动，更未得到叙利亚政府的承认和肯定。虽然两者之间的关系一度出现缓和，但这种缓和是有条件的，而它们之间的斗争仍在继续。”<sup>③</sup>

第二，寻求与叙利亚国内外其他反对派合作，同时亦与反对派争夺影响力。2002年8月，叙穆兄会与多个反对派在黎巴嫩集会，发表《叙利亚民族宪章》(The National Pact in Syria)，宪章重新界定了叙利亚的公民、法制、民主、多元主义、平等和非暴力等概念。2005年4月，公民社会复兴委员会呼吁与其他组织（包括穆兄会）“开放对话渠道”。<sup>④</sup> 9月8日，叙利亚人民民主党领导人里亚德·图尔克(Riad al-Turk)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愿意与叙穆兄会合作。2005年底，叙利亚前副总统叛逃后，寻求与叙穆兄会接触。自此，叙利亚反对派活动逐渐活跃。2005年10月18日，叙穆兄会和叙利亚政治反

① Eyal Zisser, op. cit., p. 57.

② 王新刚等：前引书，第312页。

③ 同上书，第315页。

④ Joshua Landis and Joe Pace, “The Syrian Opposition”,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30, No. 1, Winter 2007, p. 54.

对派发表《大马士革宣言》。<sup>①</sup>该宣言确立了民主、非暴力、反对与当局合作和民主变革四项指导性原则。2006年3月，叙穆兄会与前副总统阿卜杜·哈利姆·哈达姆（Abd al-Halim Khaddam）在布鲁塞尔成立民族拯救阵线（the National Salvation Front, NSF）<sup>②</sup>，但上述举动并没有征得《大马士革宣言》其他签署方的同意，加剧了叙穆兄会和宣言其他签署方的分歧。2007年4月，民族拯救阵线呼吁叙利亚民众抵制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然而，2009年4月（一说为2008年年底）叙穆兄会宣布退出民族拯救阵线，哈达姆指责叙穆兄会寻求与当局和解。2011年3月，阿拉伯变局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冲击叙利亚，巴沙尔面临执政11年来最大的挑战，叙穆兄会试图在乱局中发挥重要作用。2011年6月，叙穆兄会在土耳其安塔利亚举行会议。6月6日，在巴彦努尼的倡议下，叙穆兄会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会议，为弥合阿勒颇派和哈马派的战略分歧，成立了所谓的“支持革命全国联盟”。<sup>③</sup>8月23日（一说为2011年10月），叙穆兄会与其他反对派力量联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宣布成立叙利亚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of Syria），实现了与其他反对派的再次联合。<sup>④</sup>该委员会包括穆兄会、知识分子和世俗的政治精英，成为海外影响最大的政治反对派组织。<sup>⑤</sup>因美国以及支持叙利亚海外反对派的阿拉伯国家感到叙利亚全国委员会被叙穆兄会所控制，2012年11月11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叙利亚反对派在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的支持下，重新组织成立了叙利亚全国联盟（National Coalition，又称“叙利亚革命与反对派力量全国联盟”）。叙穆兄会并不认同组建叙利亚全国联盟，指责该组织是外国主要是西方干预的结果。<sup>⑥</sup>

此外，叙穆兄会与其他反对派力量争夺影响力的斗争也在加剧。在叙利

---

① 《大马士革宣言》的英文版，see Damascus Declaration in English, Tuesday, November 01, 2005. see: <http://faculty-staff.ou.edu/L/Joshua.M.Landis-1/syriablog/2005/11/damascus-declaration-in-english.htm>, 2018-12-05。

② Joshua Landis and Joe Pace, op. cit., p. 58.

③ Naomi Ramírez Díaz, *The Muslim Brotherhood in Syria: The Democratic Option of Islamism*, London: Routledge, 2018, p. 108.

④ 叙利亚全国委员会（SNC）的历任领导人分别是伯翰·加里昂（Burhan Ghalioun, 2011年10月~2012年5月）、阿卜杜拉·巴希特·希达（Adbul Basit Sida, 2012年5月~2012年11月）、乔治·萨巴拉（George Sabra, 2012年11月至今）。

⑤ 王新刚等：前引书，第407页。

⑥ Yehuda U. Blanga, op. cit., pp. 61-62.

亚全国联盟中，叙穆兄会就与叙利亚全国运动（SNM）展开权力竞争。叙利亚全国联盟曾在叙利亚自由军控制的叙利亚北部地区成立临时政府。<sup>①</sup> 在临时政府人选问题上，叙穆兄会希望艾哈迈德·图赫曼（Ahmad Tohme）出任临时政府总理。为此，2013年7月，全国联盟解散了贾萨姆·希图（Ghassan Hitto）领导的临时政府，由艾哈迈德·图赫曼于2013年9月14日~2014年7月22日间担任临时政府总理。全国联盟的一位重要成员对此评论称，“叙穆兄会不认同叙利亚反对派的多元性，只希望图赫曼当选，然而他并不能代表叙利亚人民的意愿。”<sup>②</sup> 《大马士革宣言》签署方的秘书长萨米尔·纳沙尔（Samir Nashar）则称，“无论在中东地区，还是在叙利亚国内，叙穆兄会坚持成为政治进程的主要行为体，它试图控制叙利亚全国联盟领导层、临时政府和叙利亚军事委员会，而忽视其他反对派力量。”<sup>③</sup>

第三，更换领导人，加强自身组织建设。巴沙尔执政以来，叙穆兄会领导层两次更换总训导师，前后相继的三位总训导师为阿里·巴亚努尼（1996~2010年）、里亚德·沙卡法（Riad al-Shaqfa, 2010~2014年）和穆罕默德·希克马特·瓦利德（Dr Mohamed Hekmat Walid, 2014~）。<sup>④</sup> 2010年7月，穆罕默德·利亚德·沙卡法（Muhammad Riad al-Shaqfa）接替巴彦努尼出任叙穆兄会新一任总训导师。<sup>⑤</sup> 这实际上是叙穆兄会内部哈马派对阿勒颇派对抗、分化的结果，以哈马派的暂时胜利收场。2014年夏，沙卡法四年任期结束，叙穆兄会再次面临选择新领导人问题。2014年11月11日（选举举行的时间是

---

① 所谓临时政府是由叙利亚革命与反对派力量联盟于2013年3月18日在土耳其控制的叙利亚北部城市阿扎兹成立的，共有7个部长职位。现任临时政府总理是贾瓦德·阿布·哈塔卜（Jawad Abu Hatab）。

② Ayman Sharrouf, “The destructive ascendancy of Syria’s Muslim Brotherhood”, February 12, 2014. <https://now.mmedia.me/lb/en/commentaryanalysis/564483-the-destructive-ascendancy-of-syrias-muslim-brotherhood>, 2018-12-05.

③ Ibid.

④ 瓦利德时年73岁，诗人，生于叙利亚的拉塔基亚，眼科医生，曾担任沙特阿卜杜拉·阿齐兹大学的助理教授，2014年3月成为瓦阿德党的主席，曾是叙利亚全国委员会的成员。2014年11月，瓦利德辞去党主席职务，成为叙穆兄会的总训导师，任期为四年。2015年年中，在接受采访时，瓦利德鼓励流亡的叙利亚兄弟会成员返回叙利亚，在叙利亚国内重建穆兄会。著名的叙利亚穆兄会专家拉斐尔·勒费维拉（Raphaël Lefèvre）称，瓦利德极具外交手段和妥协精神，20世纪80年代为参与暴力活动，熟练掌握英语。瓦利德当选，得益于哈马派的支持，因为该派并没有提出自己的人选，也是派系竞争的结果。

⑤ Yvette Talhamy, “The Muslim Brotherhood Reborn”, *Middle East Quarterly*, Vol. XIX, No. 2, Spring 2012, pp. 33-40.

11月6日),叙穆兄会舒拉委员会宣布瓦利德当选新的总训导师。<sup>①</sup>在加强自身建设方面,叙穆兄会成立了保护平民委员会,并加强青年组织建设。2011年6月,叙利亚反对派(主要是伊斯兰主义者)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会议,宣布成立支持叙利亚革命全国联盟(the National Coalition to Support the Syrian Revolution),旅居法国的伊斯兰主义者纳齐尔·哈基姆(Nazir Hakim)当选联盟主席。<sup>②</sup>2012年1月,该联盟成立保护平民委员会,由海萨姆·拉赫曼(Dr. Haitham Rahma)领导。保护平民委员会的宗旨是为叙利亚国内的革命人士提供物质支持。<sup>③</sup>2012年12月,叙穆兄会在伊斯坦布尔成立青年组织。由此,叙穆兄会通过组织建设欲提升自身领导力和影响力。

第四,尝试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参与军事斗争。起初,叙穆兄会并不支持军事斗争,直到2012年3月才公开宣布支持武装斗争。据悉,2012年5月(一说为2012年12月),叙穆兄会组建了“保护革命委员会”(Shields of the Revolution Commission),并自称是“温和伊斯兰主义者的独立联盟”和“寻求支持人权的负责任行为体”。<sup>④</sup>但很快叙穆兄会内部就出现了分歧,一些成员认为穆兄会不应该卷入军事行动,因为它是一个致力于宣教的组织。<sup>⑤</sup>而另一些以艾哈迈德·拉马丹为代表的叙穆兄会成员则支持建立武装派别。<sup>⑥</sup>

---

① 瓦利德的竞争对手是胡萨姆·贾德巴尼(Hosam Ghadban),时年40岁,计算机工程师,出生于大马士革,生活在约旦,是阿勒颇派推举的人选。Raphaël Lefèvre,“New Leaders for the Syrian Muslim Brotherhood”,<http://carnegie-mec.org/2014/12/11/new-leaders-for-syrian-muslim-brotherhood>, 2018-12-09.

② 纳齐尔·哈基姆,1950年出生于叙利亚阿勒颇,大学教授,曾担任巴黎欧洲人权研究所的所长,铿迪私立学校的校长,电子公司的技术管理人员,现任法国伊斯兰组织联盟的副主席。

③ 委员会的成员否认该组织与穆兄会成员有联系,声称该组织是独立的、非派别的,仅仅具有伊斯兰民族主义倾向而已,并非穆兄会的代理人;拉赫曼本人也否认与穆兄会有任何联系。穆兄会的成员尔萨则认为,委员会是由穆兄会成立的,但不全是穆兄会的决定。

④ Aron Lund,“Struggling to Adapt: The Muslim Brotherhood in a New Syria”,<http://carnegieendowment.org/2013/05/07/struggling-to-adapt-muslim-brotherhood-in-new-syria-pub-51723>, 2018-12-09.

⑤ Raphaël Lefèvre,“Islamism within a Civil War: The Syrian Muslim Brotherhood's Struggle for Survival”,*Rethinking Political Islam Series*, August 2015, [https://www.brookings.edu/wp-content/uploads/2016/07/Syria\\_Lefevre-FINALE.pdf](https://www.brookings.edu/wp-content/uploads/2016/07/Syria_Lefevre-FINALE.pdf), 2018-12-04.

⑥ 艾哈迈德·拉马丹(Ahmad Ramadan),1963年出生于叙利亚阿勒颇,曾学习经济学,是2011年4月成立的叙利亚民族行动小组(National Action Group for Syria)的领导人,后又组建了民主合作联盟(Union of Democratic Cooperation)。参见叙利亚全国委员会英文网站:<http://en.etilaf.org/coalition-components/general-body/political-committee/other-political-body/ahmad-ramadan.html>, 2018-12-05.

2012年6月，艾哈迈德·拉马丹发起成立了名为“叙利亚革命阵线”的组织，其成员包括沙姆军和其他几个小的伊斯兰派别。<sup>①</sup> 2013年1月，“叙利亚革命阵线”已拥有43个武装派别，主要集中在叙利亚的伊德利卜省和哈马省。

第五，组建新政党——瓦阿德党（WAAD）。2006年，叙穆兄会的舒拉委员会通过了组建政党的构想，但因环境不成熟而予以搁置。2011年3月叙利亚危机爆发后，叙穆兄会愈加感觉到组建政党的必要性，认为有必要为叙利亚人民提供一种中间主义的替代选择。<sup>②</sup> 2013年6月6日，在接受《东方电视台》（Orient TV）采访时，沙卡法称：“我们将参与建立政党，但我们不会是该党的创建者，该党将是一个独立于兄弟会的有伊斯兰参照的民族政党。”<sup>③</sup> 根据瓦阿德党的成立宣言，瓦阿德党的成立大会于2013年7月25~27日（一说为2013年6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约100名代表参加了会议。<sup>④</sup> 2013年11月12日，叙穆兄会正式宣布成立新的政党——叙利亚全国宪政与自由党（National Constitution and Freedom Party，阿拉伯语简称为“WAAD”，另译为“公正与自由党”），总部设在土耳其加齐安泰普。<sup>⑤</sup> 该党与土耳其关系较为密切，多次宣称崇拜“土耳其奇迹”。<sup>⑥</sup> 在一次记者会上，叙穆兄会前任领导人巴彦努尼曾称，该党将由穆罕默德·瓦利德（Mohammad Walid）担任党主席，一位基督徒担任副主席。党的目标是实现叙利亚人民“平等、正义、尊严与自由”。<sup>⑦</sup> 2014年11月，瓦利德因担任

---

① Aron Lund, “Struggling to Adapt: The Muslim Brotherhood in a New Syria”, <http://carnegieendowment.org/2013/05/07/struggling-to-adapt-muslim-brotherhood-in-new-syria-pub-51723>, 2018-12-09.

② Raphaël Lefèvre, “The Belated Birth of the Waad Party”, <http://carnegie-mec.org/diwan/53926?lang=en>, 2018-12-10.

③ Naomi Ramírez Díaz, *op. cit.*, p. 112.

④ *Ibid.*, p. 169.

⑤ 关于推迟新闻发布会的原因，拉斐尔·勒费维拉认为是瓦阿德党内部、瓦阿德党与穆兄会、瓦阿德党与土耳其政府关系紧张的结果。Raphaël Lefèvre, “The Belated Birth of the Waad Party”, <http://carnegie-mec.org/diwan/53926?lang=en>, 2018-12-10.

⑥ Raphaël Lefèvre, “Islamism within a Civil War: The Syrian Muslim Brotherhood’s Struggle for Survival”, *Rethinking Political Islam Series*, August 2015, [https://www.brookings.edu/wp-content/uploads/2016/07/Syria\\_Lefevre-FINALE.pdf](https://www.brookings.edu/wp-content/uploads/2016/07/Syria_Lefevre-FINALE.pdf), 2018-12-04.

⑦ Tam Hussein, “A Brotherhood Vision for Syria: Interview With the Former Leader of the Syrian Muslim Brotherhood”, *The Huffington Post*, February 12, 2013, [http://www.huffingtonpost.co.uk/tam-hussein/muslim-brotherhood-syria\\_b\\_4367454.html](http://www.huffingtonpost.co.uk/tam-hussein/muslim-brotherhood-syria_b_4367454.html), 2018-12-05.



叙穆兄会领导人而辞去了党主席职务，纳比勒·卡塞苏（Nabil Qasees）则继任主席。2014年3月，卡塞苏表示，“党的执行委员会由4名穆兄会成员、2名温和的伊斯兰主义者、5名其他宗教派别的左翼人员组成，很难说穆兄会成员主导着该党的决策。”<sup>①</sup>卡塞苏称，他是该党成员，而不是基督徒；作为叙利亚人，该党成员拥有共同的思想、遵循文明民主等共同的原则，希望能够凝聚共识，融合不同观点。瓦阿德党成员包括阿拉维派、库尔德人、逊尼派、自由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和独立的伊斯兰主义者。<sup>②</sup>

关于瓦阿德党的性质，叙穆兄会总训导师瓦利德曾表示，“它不是穆兄会的政党，而是一个有伊斯兰背景的、倡导民主的全国性政党；瓦阿德党并非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的翻版。”<sup>③</sup>对于瓦阿德党的未来，瓦利德在2015年5月接受媒体的采访时表示，该党成员的广泛性将使之在叙利亚的未来政治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sup>④</sup>同样，该党的创始成员穆阿兹·哈提卜（Moaz al-Khatib）也声称，“正如摩洛哥、利比亚、埃及和土耳其所发生的那样（即伊斯兰政党上台执政），瓦阿德党将成为新叙利亚的重要政党。”<sup>⑤</sup>除叙穆兄会外，其他爱国组织也加入其中。叙穆兄会的青年组织领导人则希望瓦阿德党能够吸引更多广泛的支持者。<sup>⑥</sup>在成员组成上，瓦阿德党包括阿拉维派、库尔德人、逊尼派、自由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和独立的伊斯兰主义者。<sup>⑦</sup>学者们一般认为瓦阿德党是伊斯兰主义政党（Islamist Party），而该党自称是“中间主义

---

① “Waad Party is Not Muslim Brotherhood Affiliate: Deputy”, *Zaman Alwasl*, March 18, 2014, <https://en.zamanawsl.net/news/4152.html>, 2018-12-09.

② Yezid Sayigh and Raphaël Lefèvre, “Syrian Muslim Brotherhood’s Political Party”, December 09, 2013, <https://carnegie-mec.org/2013/12/09/uncertain-future-for-syrian-muslim-brotherhood-s-political-party-pub-53850>, 2018-12-08.

③ Interview: Muslim Brotherhood Leader Walid, *the Syrian Observer*, February 17, 2015, [http://syrianobserver.com/EN/News/28642/Interview\\_Muslim\\_Brotherhood\\_Leader\\_Walid](http://syrianobserver.com/EN/News/28642/Interview_Muslim_Brotherhood_Leader_Walid), 2018-12-09.

④ Q&A: ‘We Want to Build a New Syria’ Is Syria’s Muslim Brotherhood still Relevant?, *aljazeera*, May 26, 2015, <http://www.aljazeera.com/news/middleeast/2015/01/qa-want-build-new-syria-20151146413892728.html>, 2018-12-09.

⑤ Yezid Sayigh and Raphaël Lefèvre, “Syrian Muslim Brotherhood’s Political Party”, <https://carnegie-mec.org/2013/12/09/uncertain-future-for-syrian-muslim-brotherhood-s-political-party-pub-53850>, 2018-12-09.

⑥ Ibid.

⑦ Ibid.

政党” (Centrist Party)。<sup>①</sup>

因此，瓦阿德党虽然试图在伊斯兰主义框架下持中间主义立场，其政治纲领中也包含民主、自由、正义等现代元素，且理论上对叙利亚所有社会部门敞开大门，但该党缺乏成为能够顺利运作的实质性政党的基础。叙穆兄会认为，建立瓦阿德党是参与叙利亚未来政治的最佳举措，然而该党在叙利亚国内没有任何基础，缺乏能够生存的环境；瓦阿德党的存在完全依赖于土耳其的意愿，这阻碍了该党未来在叙利亚发挥更大作用。

综合看来，巴沙尔执政时期，叙利亚政府与叙穆兄会之间度过了一段“蜜月期”，但“蜜月期”仅仅持续了三年。此后，叙穆兄会对当局的态度从改革现政权变为推翻现政权，双方关系再次剑拔弩张、势成水火。叙穆兄会通过更换领导层、积极参加反对派联盟、建立新政党等方式，加强自身能力建设，试图在复杂的叙利亚乱局中发挥更大作用，然而因反对派力量偏弱，内部分歧巨大，各派争利严重，难以达成一致的主张。例如，叙穆兄会与国内苏非派、萨拉非极端主义在组织和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着竞争。里亚德·沙卡法在2011年10月的一段视频讲话从侧面反映了这一问题。在视频中，他称“我们目前在两条战线同时活动：一是反对当局的各个集团；二是旨在团结伊斯兰反对派。为此，我们与不同的伊斯兰集团联系，因为我们是穆兄会的成员。我们与萨拉非派、苏非派联系，尝试统一我们的主张，为推翻巴沙尔政权制定共同的行动计划。”<sup>②</sup> 在一些学者看来，苏非谢赫是叙穆兄会的最大障碍。<sup>③</sup> 在阿萨德父子当政时期，苏非谢赫就选择与政府结盟。在叙利亚，著名的苏非派代表人物有谢赫·艾哈迈德·库夫塔鲁 (Sheikh Ahmed Kuftaro)、谢赫·穆罕默德·萨伊德·拉马丹·布提 (Sheikh

---

<sup>①</sup> 耶兹迪·萨伊格和拉斐尔·勒费维拉认为，很难将瓦阿德党完全归为伊斯兰主义政党。2013年7月10日，瓦阿德党公布的纲领是一个自由的甚至世俗的纲领，该纲领将伊斯兰教界定为文化财富，联系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国家的纽带。关于该党的性质，瓦阿德党内部也有争论，巴彦努尼认为是“伊斯兰政党”。其他领导人则认为是“中间主义政党”。Yezid Sayigh and Raphaël Lefevre, “Syrian Muslim Brotherhood’s Political Party”, <https://carnegie-mec.org/2013/12/09/uncertain-future-for-syrian-muslim-brotherhood-s-political-party-pub-53850>, 2013-12-09. 瓦萨姆·哈菲兹则认为瓦阿德党是一个“有伊斯兰倾向的民族主义政党” (a nationalist party with an Islamic orientation)。Waseem Hafez, “The Muslim Brotherhood in Syria: Illusion and Reality”, *Policy Alternatives*, <https://www.arab-reform.net/en/file/1034/download?token=gUu9kBmj>, 2013-12-10.

<sup>②</sup> Naomi Ramírez Díaz, op. cit., pp. 110-111.

<sup>③</sup> Waseem Hafez, “The Muslim Brotherhood in Syria: Illusion and Reality”, *Policy Alternatives*, November 2015.

Mohamed Said Ramadan Al - Bouti) 和叙利亚现任大穆夫提艾哈迈德·巴德尔丁·哈萨苏 (Ahmad Badreddin Hassoun)。这些苏非教团反对叙穆兄会与它们竞争支持者。

与此同时,在叙穆兄会内部也存在着激烈的派系斗争,困扰着该组织的发展。瓦萨姆·哈菲兹 (Waseem Hafez) 认为,叙穆兄会内部存在着老派与新派(少壮派、青年派)、哈马派与阿勒颇派、鹰派与鸽派、极端派与实用主义派之间的矛盾。以老派和少壮派的分歧为例,少壮派希望实现领导层的彻底变革,声称“我们希望实现彻底变革,而老派依然控制着舒拉委员会和领导层”。<sup>①</sup>再以阿勒颇派与哈马派的斗争为例,在巴彦努尼担任总训导师期间(1996~2010年),阿勒颇派占据主导,而沙卡法时期则是哈马派占主导,一些人据此认为2014年瓦利德当选总训导师则是两派折中和妥协的产物。最后以极端派与实用主义派之间的矛盾为例,极端派的代表有前副总训导师穆罕默德·法鲁克·塔伊夫 (Mohammad Farouk Tayfour)、现任副总训导师胡萨姆·贾德巴尼 (Husam Ghadban) 和传媒局负责人阿米尔·马沙赫 (Amr Mashouh),而实用主义派则以现任总训导师瓦利德、政治局的哈桑·哈希米 (Hassan al - Hashemi) 和穆尔哈姆·达鲁比 (Molham al - Droubi) 为代表,双方的冲突在当下尤为剧烈且影响力较大。正是叙穆兄会内部及与其他叙利亚伊斯兰组织之间的矛盾与斗争,严重制约着该组织的发展,难以与巴沙尔政权相抗衡。

## 叙利亚穆斯林兄弟会的政治主张

在巴沙尔执政后,叙穆兄会先后发表了3份纲领性文件,分别是2001年5月的《民族尊严政治行动宣言》、2004年的《叙利亚未来政治规划》和2012年3月的《叙利亚穆斯林兄弟会誓言与宪章》(The Pledge and Charter by the Syrian Muslim Brotherhood)。结合上述3份文件和穆兄会官方网站公布的相关声明,叙穆兄会这一时期的政治主张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4个方面。

第一,反对巴沙尔政权,谴责巴沙尔政权在叙利亚危机和战争中的行为。2011年3月叙利亚危机爆发,巴沙尔政权和叙穆兄会彼此指责对方是引发国

---

<sup>①</sup> Raphaël Lefèvre, “Islamism within a Civil War: The Syrian Muslim Brotherhood’s Struggle for Survival”, *Rethinking Political Islam Series*, August 2015, [https://www.brookings.edu/wp-content/uploads/2016/07/Syria\\_Lefevre-FINALE.pdf](https://www.brookings.edu/wp-content/uploads/2016/07/Syria_Lefevre-FINALE.pdf), 2018-12-04.

内政局动荡的根源。在多次声明和公开的讲话中，叙穆兄会领导人都强烈反对巴沙尔政权，强调巴沙尔政权对国内政治力量的压制行为。2017年9月27日，叙穆兄会网站发表的一份声明称，“我们向安拉、我们的民族与人民保证，穆兄会不会成为任何包括巴沙尔政府协议或文件的签字方。”<sup>①</sup> 2018年2月22日，叙穆兄会发表声明，谴责巴沙尔政权在俄罗斯和伊朗支持下在东古塔地区展开的军事行动。叙穆兄会认为，“国际社会、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派出的特使，应该为东古塔发生的一切负责，因为他们完全无力阻止流血、保护平民或执行国际决议。”<sup>②</sup>

第二，主张建立民主自由的宪政国家，正视阿拉维派穆斯林和库尔德人的权益，反对叙利亚国家分裂。叙穆兄会的有关叙利亚政体形式的政治主张主要体现在2012年3月颁布的《叙利亚穆斯林兄弟会誓言与宪章》中。该文件称，叙穆兄会致力于在叙利亚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宪政国家，所有人的权利和自由都应得到保护。<sup>③</sup> 新叙利亚是一个多元的民主国家，以对话和参与为基础，人民拥有主权和决策权，尊重宪法，实行三权分立，反对恐怖主义，坚持社会正义，倡导民众之间合作、和解且充满爱。<sup>④</sup> 在2013年5月9日的一份声明中，叙穆兄会称，我们的叙利亚国家观是一个公民的、现代的、多元的、参与的，没有特权、排斥和独裁的国家。<sup>⑤</sup> 2014年6月1日，瓦阿德党公布的成立宣言也称，要以公民权原则为基础建立叙利亚公民国家，所有公民一律平等。<sup>⑥</sup> 此外，在宪政国家的总体框架下，叙穆兄会正视叙利亚的阿拉维派穆斯林和库尔德人的正当权益。关于阿拉维派，叙穆兄会宣称，我们并不歧视阿拉维派穆斯林，只要他们承认自己是穆斯林，我们对此没有异议。

---

① “Syria Muslim Brotherhood Rejects Agreements that Exclude Assad Ouster, Regime Retribution”, *ikhwanweb*, September 9, 2017, <http://ikhwanweb.com/article.php?id=32786&ref=search.php>, 2018-12-07.

② Statement by the Muslim Brotherhood in Syria on the Massacres in Ghouta, *ikhwanweb*, March 1, 2018, <http://www.ikhwanweb.com/article.php?id=32904&ref=search.php>, 2018-12-07.

③ “Syria Muslim Brotherhood Issues Post-Assad State-for-All Commitment Charter”, *ikhwanweb*, April 7, 2012, <http://www.ikhwanweb.com/article.php?id=29851>, 2018-12-07.

④ Syrian Muslim Brotherhood; Pledge and Charter on Syria, June 01, 2012, <http://carnegie-mec.org/diwan/48390?lang=en>, 2018-12-07.

⑤ The Muslim Brotherhood in Syria, “Statement of the Muslim Brotherhood in Syria on Current Developments”, *the Syrian Observer*, May 9, 2013, <http://syrianobserver.com/EN/Resources/24756/Statement+of+the+Muslim+Brotherhood+in+Syria+on+current+Developments>, 2018-12-09.

⑥ Quoted from Naomi Ramírez Díaz, *op. cit.*, p. 169.

叙利亚的问题是政治问题，少数派精英控制着国家，压制多数派。<sup>①</sup>而对库尔德人的态度，巴彦努尼在接受采访时称，“库尔德人有权通过语言和文化表达其认同，他们应该享有全部权利。然而，我们不接受极端库尔德民族主义者分裂叙利亚的要求，有关库尔德人权利相关的问题应置于叙利亚领土完整的框架之下。”<sup>②</sup>2017年5月11日，叙穆兄会在其网站发表声明称，“我们反对美国支持库尔德人的人民保卫部队（YPG），库尔德武装的活动违背了国际法，犯下了谋杀罪，造成了人民的流离失所。”<sup>③</sup>2017年10月28日，该网站发表的一份名为《叙利亚穆斯林兄弟会第六次舒拉委员会声明》称，“我们一直认为，我们的库尔德兄弟是叙利亚祖国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我们理解并同情他们所遭受的不公正，支持他们在公正、平等的单一公民国家框架下实现诉求。与此同时，我们反对所有叙利亚分治的图谋和建议。”<sup>④</sup>

第三，强调伊斯兰教在叙利亚国家中的重要地位。曾任叙穆兄会总训导师的巴彦努尼称，由于穆斯林占据了叙利亚人口中的绝大多数，所以叙利亚必须是一个伊斯兰国家，如果伊斯兰教在国家中被忽视或是成为被政府打压的对象，那么叙利亚将永远无法实现和平与稳定。<sup>⑤</sup>2001年5月的《民族尊严政治行动宣言》则肯定了叙利亚的伊斯兰与阿拉伯属性，称“伊斯兰，以其纯洁的信仰、高贵的价值观和宽容的立法精神，创造了适当的权威、自我认同和民族成员的文化，保护她及其尊严，强调其特殊性，包括其支持人权的内容……对我们阿拉伯和叙利亚地区的居民而言，伊斯兰是宗教权威之源或文化归属之源，亦是影响祖国后代团结的因素。伊斯兰使他们团结并保护其生存。阿拉伯主义和伊斯兰之间的冲突是一个历史阶段的特征，应该结束了。”<sup>⑥</sup>2004年公布的《叙利亚未来政治规划》文件则极力抬高伊斯兰教的地

---

① Mahan Abedin, “The Battle within Syria: An Interview with Muslim Brotherhood Leader Ali Bayanouni”, *Terrorism Monitor*, Volume3, Issue16, August 11, 2005, <https://jamestown.org/interview/the-battle-within-syria-an-interview-with-muslim-brotherhood-leader-ali-bayanouni>, 2018-12-10.

② Tam Hussein, “A Brotherhood Vision for Syria: Interview With the Former Leader of the Syrian Muslim Brotherhood”, *the huffington post*, February 12, 2013.

③ Syria Muslim Brotherhood Rejects Pentagon Arming of YPG Separatist Kurdish Fighters, *ikhwanweb*, May 11, 2017. <http://ikhwanweb.com/article.php?id=32692&ref=search.php>, 2018-12-10.

④ Syria Muslim Brotherhood's Shura Council Issues Sixth Session Statement, *ikhwanweb*, October 8, 2017, <http://ikhwanweb.com/article.php?id=32808&ref=search.php>, 2018-12-07.

⑤ 王新刚等：前引书，第313页。

⑥ Yehuda U. Blanga, *op. cit.*, pp. 53-54.

位，强调伊斯兰教是虔诚穆斯林的行为法则，应该是所有叙利亚人的“文明认同”（Civilisational Identity），是国家的官方宗教和立法权威的最高源泉。<sup>①</sup>《叙利亚未来政治规划》在论及“吉哈德”问题时指出，“吉哈德”意味着战斗，是一种一直持续到末日的行动，只要针对穆斯林的侵略仍在继续，他们的家园仍被占领，他们的兄弟仍被压迫和遭受不公正对待，妨碍其传播伊斯兰教的举措仍在实施。<sup>②</sup>

第四，谴责伊斯兰极端组织，反对使用暴力和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2005年接受采访时，巴彦努尼就明确表示反对暴力，称“我们反对暴力，我们曾有过参与叙利亚政治生活的长期历史。虽然复兴党政权催生了叙利亚政党不能以和平方式参与政治的环境，但我们穆兄会的所有文件还是强调和平参政方式。”<sup>③</sup> 在与其他反对派的关系方面，叙穆兄会领导人强调，“从叙利亚革命爆发的那一刻起，叙穆兄会就在寻求构建统一的全国性革命框架。我们在组建叙利亚全国委员会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我们不止一次强调，我们的任何举动都是为了团结革命力量。同时，外部干预导致了叙利亚革命力量之间的分歧。必须指出的是，各种革命力量在革命目标和假定政权倒台后的过渡问题上达成了共识。”<sup>④</sup> 当被问及如何评价著名伊斯兰学者优素福·格尔达维号召武装分子干预叙利亚时，巴彦努尼称，“我们不反对，但他们不应该干预叙利亚国家的命运。叙利亚人不需要外国武装人员，如果他们来了也欢迎，只要他们不左右叙利亚的未来。”<sup>⑤</sup> 此外，叙穆兄会反对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叙穆兄会在2016年发表的一份声明称，“反对极端主义，谴责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呼吁国际社会客观界定恐怖主义，反对与宗教、文化或种族相关联

---

① Wael Sawah, “The Muslim Brotherhood’s Take on Women’s Rights: Reading between the Lines?”, February 27, 2017, <https://lb.boell.org/en/2017/02/27/muslim-brotherhoods-take-womens-rights-reading-between-lines>, 2018-12-07.

② Yehuda U. Blanga, op. cit., p. 54.

③ Mahan Abedin, “The Battle within Syria: An Interview with Muslim Brotherhood Leader Ali Bayanouni”, *Terrorism Monitor*, Volume 3 Issue 16, August 11, 2005, <https://jamestown.org/interview/the-battle-within-syria-an-interview-with-muslim-brotherhood-leader-ali-bayanouni>, 2018-12-09.

④ Adnan Abu Amer, “Syria Brotherhood Leader: US Position on Syria Negative”, August 28, 2013, <http://www.al-monitor.com/pulse/originals/2013/08/syria-muslim-brotherhood-bayanouni-strikes.html>, 2018-12-10.

⑤ Tam Hussein, “A Brotherhood Vision for Syria: Interview With the Former Leader of the Syrian Muslim Brotherhood”, *the Huffington Post*, February 12, 2013.

来定义恐怖主义。”<sup>①</sup> 2017年10月28日,叙穆兄会网站发表的一份名为《叙利亚穆斯林现代化第六次舒拉委员会声明》称,“我们的土地上滋生、培养和壮大了恐怖主义组织,并被作为打击民族力量和民众爱国力量的借口和托词。目前的伊斯兰组织,包括那些为伊斯兰和穆兄会工作的机构,成为恐怖主义行动的主要牺牲品。反恐战争既是文化上的,又是思想上的。同时,反恐战争关乎和平与安全问题,叙利亚的许多革命派力量能够承担起反恐斗争责任。”<sup>②</sup>

综合看来,叙利亚穆兄会明确反对巴沙尔政权,主张重建一个民主、自由、多元的宪政国家——“新叙利亚”;正视叙利亚多族群、多教派的现实,强调叙利亚构建统一的革命框架及各反对派团结的重要性。叙穆兄会主张保持叙利亚领土的完整和统一,反对分裂叙利亚领土。关于伊斯兰教在国家重建中的地位和作用,叙穆兄会更多地从文化遗产和文化认同的角度看待并加以讨论,同时反对使用暴力手段和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活动。就目前形势而言,在巴沙尔政权已经控制叙利亚局面的大前提下,反巴沙尔政权的口号已经丧失了吸引力,而叙利亚复杂的族群、教派现实和碎片化的反对派,也注定了叙穆兄会的“新叙利亚”国家构想在未来的叙利亚政治重建进程中难以实现。

## 叙利亚穆斯林兄弟会与国际各方力量的博弈与合作

2011年叙利亚危机爆发以后,叙利亚成为大国地缘政治博弈的舞台,美国、俄罗斯、土耳其、伊朗、沙特、以色列等国成为这场地缘政治博弈的重要力量。<sup>③</sup> 因此,叙穆兄会与这些国家的关系成为考量叙穆兄会与国际社会关系的重要维度。

第一,在与美国关系方面,美国在叙利亚问题上前后政策虽有很大变化,但叙穆兄会对美国总体保持敌对态度,经常批评美国的相关政策。2013年8

---

<sup>①</sup> Statement from Syria Muslim Brotherhood, *ikhwanweb*, September 13, 2016, <http://www.ikhwanweb.com/article.php?id=32640>, 2018-12-09.

<sup>②</sup> Syria Muslim Brotherhood's Shura Council Issues Sixth Session Statement, *ikhwanweb*, October 8, 2017, <http://ikhwanweb.com/article.php?id=32808&ref=search.php>, 2018-12-07.

<sup>③</sup> 关于叙利亚战争与大国的地缘政治博弈,参见唐志超:《叙利亚战争与大国的地缘政治博弈》,载《当代世界》2018年第11期,第51~59页。

月，叙穆兄会前领导人巴彦努尼在接受采访时称，“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要讨论美国对叙利亚的军事打击问题？我们认为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决定打击叙利亚仅仅是出于一己私利；如果美国人真的是为拯救叙利亚人民，他们早就行动了”；“我们认为美国对叙利亚革命的立场是消极的。一些欧洲国家的立场也是如此。只是在叙利亚危机发生两年且重大人员伤亡发生后，西方国家才开始考虑军事打击叙利亚当局。美国并没有以叙利亚人民的公共自由和自决为基础，而是以美国利益为基础，对待叙利亚危机。”<sup>①</sup>而在另一次采访中，巴彦努尼也称，“它们（英国和美国）不支持叙利亚人民，这是自私自利的例证，当阿萨德政府交出化学武器时，它们抛弃了叙利亚人民，因为这些国家政府服务于以色列的利益，而不会在意叙利亚人民。”<sup>②</sup>

第二，在与俄罗斯关系方面，叙穆兄会反对俄罗斯干预叙利亚危机。2015年9月，俄罗斯以反恐为名直接军事介入叙利亚战争后，叙穆兄会就表达了反对俄罗斯干涉的看法。2015年9月15日，叙穆兄会曾谴责俄罗斯9月12日在叙利亚采取的军事行动，认为这些行动并不能挽救巴沙尔·阿萨德政权。<sup>③</sup>2016年10月1日，叙穆兄会在一份有关阿勒颇局势的声明称，要停止俄罗斯的侵略和各种形式的外国干涉行为。<sup>④</sup>2017年12月底，叙穆兄会宣布原则上抵制定于2018年1月举行的索契峰会。叙穆兄会宣称，这次会议将强化俄罗斯的占领，且无视日内瓦和谈所确定的政治解决方案。叙穆兄会呼吁叙利亚所有革命力量抵制索契峰会。<sup>⑤</sup>2018年8月31日，叙穆兄会在谴责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德米斯图拉言论的同时，认为联合国特使的声明是为俄罗斯武装干涉“开绿灯”，还呼吁土耳其向各方施压，努力使伊德利卜地区冲

---

<sup>①</sup> Adnan Abu Amer, “Syria Brotherhood Leader: US Position on Syria ‘Negative’”, August 28, 2013, <http://www.al-monitor.com/pulse/originals/2013/08/syria-muslim-brotherhood-bayanouni-strikes.html>, 2018-12-09.

<sup>②</sup> Tam Hussein, “A Brotherhood Vision for Syria: Interview With the Former Leader of the Syrian Muslim Brotherhood”, *The Huffington Post*, February 12, 2013.

<sup>③</sup> “Syrian Muslim Brotherhood Condemns Russian Troop Deployment”, *Gmbwatch*, September 15, 2015, <https://www.globalmbwatch.com/2015/09/15/syrian-muslim-brotherhood-condemns-russian-troop-deployment>, 2018-12-10.

<sup>④</sup> Syria Muslim Brotherhood Statement on Aleppo Devastation, October 2, 2016, <http://www.ikhwanweb.com/article.php?id=32656&ref=search.php>, 2018-12-09.

<sup>⑤</sup> “Syria Muslim Brotherhood Rejects Russia-Sponsored Peace Talks”, *Middle East Monitor*, December 28, 2017, <https://www.middleeastmonitor.com/20171228-syria-muslim-brotherhood-rejects-russia-sponsored-peace-talks>, 2018-12-07.



突降级。<sup>①</sup>正如一些学者所言,叙利亚战争是俄罗斯重返中东、从战略收缩转向战略扩张的转折点,俄罗斯由此也重新成为中东的主要玩家。<sup>②</sup>在当前俄罗斯在叙利亚占据主导地位的大背景下,叙穆兄会的反俄态度使该组织很难参与俄罗斯主导的各种机制。

第三,在与伊朗的关系方面,自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和叙利亚就是亲密的盟友,在叙利亚危机中,伊朗及其盟友自然支持巴沙尔政权。叙穆兄会则反对伊朗干预叙利亚危机。2008年,巴彦努尼在一次接受采访时所言很好地说明了叙穆兄会与伊朗的关系。“叙利亚与伊朗的关系不仅仅是联盟关系,伊朗对叙利亚的影响是则全方位的。什叶派的伊斯兰学校遍布叙利亚,并得到伊朗和叙利亚政府的支持。”<sup>③</sup>“我们反对什叶派伊斯兰学校。叙利亚虽然有少量什叶派,但当什叶派伊斯兰主张在逊尼派穆斯林中传播时,会引发教派冲突。叙利亚本来就缺乏民族团结,这只会增加本已存在的维稳压力。”<sup>④</sup>2013年5月9日,叙穆兄会发表的一份声明称,伊朗政府、黎巴嫩的真主党和伊拉克的马利基集团将叙利亚拖入了教派相斗的泥潭,导致整个地区卷入了以邪恶和仇恨为基础的公开冲突。我们呼吁国家和社团领导人警惕来自伊朗的危险,不要落入教派争斗的陷阱。<sup>⑤</sup>

第四,在与土耳其关系方面,土耳其与叙利亚领土接壤,是叙利亚问题的主要参与方之一。2002年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上台后,两国关系曾经历了短暂的“蜜月期”。<sup>⑥</sup>在叙利亚危机发生之后,土耳其的态度从初期积极支持反

---

① “Muslim Brotherhood in Syria Condemns UN Envoy Remarks On Idlib”, *ikhwanweb*, September 4, 2018, <http://www.ikhwanweb.com/article.php?id=32956&ref=search.php>, 2018-12-07.

② 唐志超:前引文,第54页。

③ Head of the Syrian Muslim Brotherhood Ali Al-Bayanouni Slams Syrian Regime for Relations with Iran, Hizbullah Has Lost Much of its Arab and Islamic Support, *MEMRI*, June 16, 2008, <https://www.memri.org/reports/head-syrian-muslim-brotherhood-ali-al-bayanouni-slams-syrian-regime-relations-iran-hizbullah>, 2018-12-04.

④ Head of the Syrian Muslim Brotherhood Ali Al-Bayanouni Slams Syrian Regime for Relations with Iran and Hints at Recognizing Israel Following a Withdrawal from Occupied Territories, May 2, 2008, <https://www.memri.org/tv/head-syrian-muslim-brotherhood-ali-al-bayanouni-slams-syrian-regime-relations-iran-and-hints/transcript>, 2018-12-04.

⑤ “The Muslim Brotherhood in Syria, Statement of the Muslim Brotherhood in Syria on Current Developments”, *the Syrian Observer*, May 9, 2013.

⑥ 有关土叙关系蜜月期的论述,参见朱传忠:《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361~364页。

对派，到目前有所调整的政策，可以说土耳其对叙利亚的政策某种程度上已经陷入了被动。然而，在不触及土耳其红线库尔德因素的前提下，土耳其仍会支持叙利亚反对派，以强化“土耳其模式”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这从叙穆兄会对土耳其的态度可以窥见。叙穆兄会领导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物质上和道义上，土耳其是最支持反对巴沙尔政府的革命力量，且没有私心。与叙利亚相接的土耳其的边境虽面临冲突危险的困境，但仍持续帮助叙利亚，并试图说服巴沙尔推进国内民主进程，但未能成功。”<sup>①</sup> 2014年4月11~12日，叙利亚伊斯兰委员会（SIC al - majlis al - islami al - suri）成立大会就是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sup>②</sup> 在2016年9月3日的一份声明中，叙穆兄会的领导人瓦利德称，叙穆兄会欢迎土耳其支持贾拉布斯的反对派，支持土耳其保护边境和国家安全，这是间接支持和保护叙利亚革命。<sup>③</sup> 此外，前文述及的瓦阿德党的总部也位于土耳其的加齐安泰普。上述言行无疑明确反映出叙穆兄会对土耳其的支持立场。

第五，在与沙特的关系方面，在中东变局中，沙特支持埃及当局打压埃及穆兄会，但态度前后不一。2014年3月7日，沙特曾将穆兄会列为恐怖组织，宣称要打击国内和中东地区的其他国家穆兄会组织。而在2015年1月萨勒曼国王上台后，沙特的态度又发生了变化。2015年2月，沙特外交部长沙特·费萨尔（Saud al - Faisal）就称，沙特与穆兄会之间没有任何问题，沙特只是反对附属该组织的几个小组织。而沙特王室顾问艾哈迈德·泰瓦祖里（Ahmed al - Tuwaijri）亦称，将穆兄会列为恐怖组织是“完全不合理的”，认为穆兄会是沙特政府的天然盟友。<sup>④</sup> 沙特对穆兄会的立场符合该国统一逊尼派世界以对抗伊朗的总体政策。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沙特不接触叙利亚其他反对派。2015年12月（一说是2016年初），沙特倡导成立高级谈判委员会（The Higher Negotiations Committee，HNC），由叙利亚前总理里亚德·希贾布

---

<sup>①</sup> Tam Hussein, “A Brotherhood Vision for Syria: Interview With the Former Leader of the Syrian Muslim Brotherhood”, *the huffington Post*, February 12, 2013.

<sup>②</sup> Thomas Pierret, “The Syrian Islamic Council”, May 13, 2014, <http://carnegie-mec.org/diwan/55580?lang=en>, 2018-12-05.

<sup>③</sup> “Muslim Brotherhood Stance on Syria Latest Developments”, *ikhwanweb*, September 3, 2016, <https://www.ikhwanweb.com/article.php?id=32631>, 2018-12-07.

<sup>④</sup> Matthew Hedges and Giorgio Cafiero, “The GCC and the Muslim Brotherhood: What Does the Future Hold?”, *Middle East Policy*, Vol. XXIV, No. 1, Spring 2017, p. 134.

(Riad Hijab)任主席。这表明沙特开始接触更多的叙利亚反对派人物,从库尔德人到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从前复兴党人到伊斯兰主义者,但是总对叙穆兄会保持警惕。<sup>①</sup>

与之相比,反观叙穆兄会对沙特的态度则显得更加积极。巴彦努尼在一次采访中,当被问及沙特对叙穆兄会的立场时称,“叙穆兄会是全国反对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叙利亚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力量都无法使叙穆兄会处于边缘化态势。阿萨德父子曾希望达到将其边缘化的目的,但都没有成功。而且,在我们访问已经摆脱巴沙尔政府控制的地区时,人民热情欢迎我们,因为他们知道穆兄会会持温和的中间主义政治立场。因此,穆兄会的作用不会受到一国决策和政府立场的限制。”<sup>②</sup> 2014年11月,当选叙穆兄会新任总训导师之后,瓦利德声称“感谢沙特保护叙穆兄会,支持叙利亚革命”。<sup>③</sup> 同时,当选副总训导师的贾德巴尼(Ghadban)也声称,“兄弟般的友好能够团结沙特和叙利亚穆斯林兄弟会,共同抵制伊朗实现地区影响力的企图。”<sup>④</sup>

第六,在与卡塔尔关系方面,卡塔尔对叙利亚危机的反应与其他海湾国家不同。卡塔尔政策的目标是支持民众革命(海湾地区除外)、希望穆兄会能够掌权、增强地区影响力。<sup>⑤</sup> 为此,2011年7月,卡塔尔第一个关闭该国驻叙利亚使馆。数月后,卡塔尔成为反对叙利亚政府活动的重要推动力量。2012年1月,卡塔尔先呼吁阿拉伯国家采取军事行动,后又提议将叙利亚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但均未成功。<sup>⑥</sup> 2012年11月11日,叙利亚的

---

① Sami Moubayed, “How Qatar Funded Extremists in Syria”, *Gulf News*, June 9, 2017. <http://gulfnews.com/news/gulf/qatar/how-qatar-funded-extremists-in-syria-1.2040774>, 2018-12-06.

② Adnan Abu Amer, “Syria Brotherhood Leader: US Position on Syria ‘Negative’”, *the Monitor*, August 28, 2013, <http://www.al-monitor.com/pulse/originals/2013/08/syria-muslim-brotherhood-bayanouni-strikes.html>, 2018-12-09.

③ Raphaël Lefèvre, “Syria”, in Shadi Hamid and William McCants eds., *Rethinking political Isla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 76.

④ Raphaël Lefèvre, *New Leaders for the Syrian Muslim Brotherhood*, December 11, 2014, <http://carnegie-mec.org/2014/12/11/new-leaders-for-syrian-muslim-brotherhood>, 2018-12-09.

⑤ Christopher Phillips, “Eyes Bigger than Stomachs: Turkey, Saudi Arabia and Qatar in Syria”, *Middle East Policy*, Vol. XXIV, No. 1, Spring 2017, p. 42.

⑥ Guido Steinberg, “Qatar and Arab Spring Support for Islamists and New Anti-Syrian Policy”, *SWP Comments*, No. 7, February 2012, [https://www.swp-berlin.org/fileadmin/contents/products/comments/2012C07\\_sbg.pdf](https://www.swp-berlin.org/fileadmin/contents/products/comments/2012C07_sbg.pdf), 2018-12-09.

主要反对派组织叙利亚全国联盟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宣布成立。次日，卡塔尔即宣布该组织是叙利亚的唯一合法代表。另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2012~2013年间，卡塔尔花费了30亿~40亿美元资助叙利亚战争中的反对派，为每位叙利亚政府军叛逃者及其家庭支付5万美金。而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估计，2012年4月~2013年3月间，从卡塔尔到叙利亚的武器走私活动多达70余次。另外，卡塔尔支持叙穆兄会占据主导的叙利亚全国委员会，允许其领导人使用废弃的叙利亚使馆。而就目前形势而言，卡塔尔支持的叙利亚自由军已经在与俄罗斯、伊朗、黎巴嫩等支持的力量较量中处于劣势。因此，卡塔尔旨在实现叙利亚的政权变更和大马士革的逊尼派伊斯兰主义政治秩序的努力被证明是徒劳的、失败的。<sup>①</sup>此外，卡塔尔政府对穆兄会的政策还引发了该国与海湾国家的外交危机。2014年3月，沙特、巴林、阿联酋曾召回驻卡塔尔大使。沙特甚至威胁如果卡塔尔不切断与穆兄会的联系，将对卡塔尔实行海陆封锁。直到事件发生8个月后，三国才重新派驻了驻卡塔尔大使。<sup>②</sup>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叙利亚问题不仅具有更为复杂的历史根源，而且还与外部因素紧密交织。<sup>③</sup>通过论述叙穆兄会的外部联系，我们不难发现受制于美、俄大国主导的地缘政治，及地区大国沙特、伊朗主导的教缘政治的影响，叙穆兄会很难得到美国、俄罗斯、伊朗和沙特的支持，在叙利亚陷入族群、教派纷争的复杂局面下，叙穆兄会面临着国际、国内双重困境。支持叙穆兄会的土耳其，目前关注的重点是叙利亚北部的库尔德力量和库尔德武装，对叙穆兄会的支持并不是该国优先考虑的选择。而支持叙利亚政治反对派的卡塔尔，则面临着来自海湾国家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巨大压力，亦不再高调支持叙穆兄会。在特朗普宣布从叙利亚撤军，俄罗斯、伊朗、土耳其三方担保的阿斯塔纳和谈进展相对顺利的大背景下，叙穆兄会的生存空间将会进一步压缩，叙利亚政治反对派中的其他力量会取代叙穆兄会的影响。

---

<sup>①</sup> Matthew Hedges and Giorgio Cafiero, "The GCC and the Muslim Brotherhood: What Does the Future Hold?", p. 148.

<sup>②</sup> Ibid., p. 149.

<sup>③</sup> 王新刚等：前引书，第416页。

## 余 论

自巴沙尔执政以来特别是 2011 年叙利亚危机发生以来，叙穆兄会在活动方式、政治主张、地位影响等方面都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就其未来走向而言，在复杂的地区形势和叙利亚局势影响下，叙穆兄会已经成为一支边缘化力量，很难在叙利亚未来的政治重建进程中发挥关键性作用。

第一，就其活动方式而言，巴沙尔执政时期的叙穆兄会主要采取政治活动、媒体活动、间歇性的武装活动等形式。其政治活动主要包括寻求与反对派联合、实现内部整合、试图在反对派联盟中占据主导地位、组建新政党等；其媒体活动主要包括：接受各种媒体采访，利用网络、自媒体等手段传播其政治主张等；其间歇性的武装活动则包括强化与叙利亚反对派武装力量的接触，甚至与某些武装组织联合活动。未来，叙穆兄会仍将采取上述活动方式，但叙国内穆兄会的支持力量加入恐怖组织、采取暴力恐怖活动的潜在可能性则更加明显。

第二，就其政治主张而言，叙穆兄会自成立以来，其意识形态经历了从温和社会改革运动到激进吉哈德主义，回归温和伊斯兰主义政治，再到激烈反对现政权的转变。其政治主张虽涉及国家、宗教、民族、国际政治等方面，其中也不乏温和、务实的一面，但其主张左右摇摆，理念与现实脱节，很难提出一个适合叙利亚国情的政治主张。在当前，巴沙尔政权主导叙利亚局势的大背景下，叙穆兄会的主张更是难以实现。

第三，就其国内地位和影响而言，叙利亚危机以来，叙穆兄会已从危机初期的一股重要的反对派力量逐渐被边缘化，愈加难以成为垄断性的力量，即所谓“核心的边缘化”。这一地位的变化，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叙利亚局势的复杂性和反对派力量的分化、碎片化，也折射出叙利亚教派、族群关系重构的迫切性。而国际社会对叙穆兄会的态度，也折射出各方在叙利亚乱局中的角力与斗争。叙穆兄会明确的反美、反俄立场使其很难得到两个大国的支持，而就地区国家而言，沙特、阿联酋、埃及等中东国家已经将穆兄会列为恐怖组织，伊朗本身就是穆斯林兄弟会的反对者，而其支持方土耳其和卡塔尔则受制于自身力量的局限，亦很难提供更多的支持和援助。在特朗普宣布从叙利亚撤军，俄罗斯、伊朗、土耳其三方主导的阿斯塔纳和谈机制进展相

对顺利的情势下，叙穆兄会在与域外大国、地区国家的关系方面陷入了相对被动的局面，其命运将被域外大国和地区大国所左右。

综上所述，叙穆兄会虽然曾是一个历史悠久、结构较为严密的组织，但其主要领导人已流亡海外近 40 年，不时显现内部派系斗争，且在叙利亚国内缺乏组织和群众基础。因此，在当前巴沙尔政权重新占据相对优势、政治解决势在必行的大前提下，同时囿于中东地区局势（大国地缘政治博弈加剧）的复杂性、多变性，叙穆兄会已经成为一支边缘化力量，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局限，将难以在叙利亚未来的政治重建进程中发挥关键性作用。

## The Latest Development of the Syrian Muslim Brotherhood

*Zhu Chuanzhong*

**Abstract:** Since the ruling of Bashar Asad, especially after the eruption of Syrian crisis in March 2011, the Syrian Muslim Brotherhood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olitical opposition force. During this period, the development of Syrian Muslim Brotherhood is embodied by the integration of the organization, the attempt to reconcile with the Syrian government, the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with other oppositions, the replacement of leadership 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its power, the attempt to create its military force and the new political party. The political doctrine of the Syrian Muslim Brotherhood includes the views of state, religion, n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so on. As to the position and influence of the Syrian Muslim Brotherhood, the organization has been marginalized and fell into passivity in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great powers and the regional powers due to the geopolitical game of the region, the complexity of the Syrian situation and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is organization, the world powers and the regional powers. In the future, it's impossible for Syrian Muslim Brotherhood to play a central role in Syrian political process.

**Key Words:** Syrian Muslim Brotherhood; Bashar Asad; Syrian War; Post-war Reconstruction; Marginalization

（责任编辑：樊小红 责任校对：詹世明）